



广播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 耿仁国

闫凤娥,1942年出生,1958年任原寿张县(1958年底阳谷县并入寿张县,1961年阳谷县又恢复建制。1964年寿张县撤销,其金堤河以北部分划入阳谷县,以南划归河南省管辖的范县)十五里园人民公社广播站播音员,成绩显著,被评为劳动模范。1960年6月1日至11日,她光荣地参加了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

1958年,寿张县十五里园人民公社建立广播站时,闫凤娥才从生产队调到公社。当时,她对广播业务一窍不通,公社党委鼓励她好好学习,并为她提供帮助。党委秘书帮助她筹备建站工作,县广播站和邮电所的同志教给她架线、安喇叭的技术,她很受感动,下定决心要把公社广播站建好。架线时,她也学着爬线杆子。不会用广播设备,就到县广播站学习。开始播音时,她心里有些发慌。普通话说不好,她就查找字典上的拼音,对着镜子看口形、练发音,经过一段时间的苦学苦练,她终于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群众要求收听广播,党委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听广播受教育。闫凤娥依靠党委发动群众,解决了架设广播线路问题。她用经过改装的普通五灯收音机做广播机,建起了公社广播站,并在九个大队建设了放大站,广播喇叭由一百九十只发展到七百只,实现了队队通广播。她一个人担负着机

务、线路、编辑、播音等全部工作,千方百计利用广播促进生产,十五里园人民公社广播站和该社两个大队放大站,始终是全县的“红旗站”。

那个年代,主要是靠每个公社和乡村安装的有线小喇叭播报新闻、宣传党的政策。为了把每天下午六点半到七点的广播播好,闫凤娥需要提前搜集新闻、编辑内容。公社经常开广播大会,需要提前把会场布置好,有时候开完会到了半夜,还要及时把所用的喇叭、设备收拾好,这一切,都由闫凤娥完成。

除了在广播站广播,兴修水利、挖河渠时,闫凤娥就用排子车拉着100多公斤重的广播机器、话筒、电瓶等到现场宣传党的政策,讲修河渠的好处。电瓶里的电用完了,她就骑着自行车带着20多公斤重的电池去县里充电。她还经常到田间地头,给大家读报纸讲新闻。当时生活和工作的条件都很艰苦,但闫凤娥从来都是不怕苦不怕累。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间断的学习中,闫凤娥主管的寿张县十五里园人民公社广播站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广播站,在全国颇有名气。她的广播还受到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夏青的好评:“你广播得很好,我也经常听你的广播。”

闫凤娥的工作岗位很平凡,但她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60年2月,闫凤娥接到通知去县里开会,她才知道自己被评上县劳模,紧接着就是地区劳模、省劳模,当年5月,她被评为全国劳模,6月初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文教战线群



1960年6月,闫凤娥(左一)参加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与同行留影。

英会。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每年过年的时候,省里、市里的领导都会来看我,还带来慰问金、慰问品。政府心里有

咱,咱也要回报社会。”闫凤娥说。如今,她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仍然热心社区事务,奉献着光和热。

(图片由刘怀宇提供)



我的古城记忆

□ 李 晶

我小学是在位于古城的聊城市实验小学上的,当时,是跟大姑一起生活。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她在古楼(光岳楼)西大约50米处的路南,租了两间房子,里面一间当作卧室,外面临街的一间是她的裁缝铺,也当厨房、餐厅和客厅。大家都说,我和大姑长得最像,从小,我和大姑的关系也最好,所以寄宿在她家,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开始,不知道古楼是可以爬上去的,只知道古楼最下面一层是百货公司。连接东西南北四个大门的十字通道,将百货公司分成几个功能区,摆放着不同的商品。我记得东半部分是卖布匹的,西部过道北边,是卖文具的。每天放学回来,我都喜欢从南门进,走到中间往西一拐,看到作业本和各种笔摆在那里,我就知道出门走几步就到家了。

在卖文具的那儿,我举着几分钱,从玻璃柜台上面递过去,指着里面的铅笔小声说,姨,我想买这支铅笔。售货员是名中年妇女,短发、方脸。她总是盯着我看一会儿,之后才慢吞吞地拿出那支笔递给我。我迅速把笔拿过来,飞快地跑掉。

我还买过本子、钢笔、橡皮、铅笔刀、

铅笔盒,每次都怯怯的,每次都拿了东西就跑。有一次我听到她对对面柜台的售货员说,这孩子,每次都跑这么快,像后面有鬼追似的。对面的售货员就哈哈大笑起来。这样一来,再去买文具,我也不敢看对面的售货员了。

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有一天中午吃饭时,大姑父兴冲冲地说,听说古楼要开放了,可以爬到顶。然后对我说,妮儿,我带你和你大姑去爬古楼。

临近春节,古楼果然开放了,我把妹妹也带来了。妹妹很少进城,到了大姑家老老实实在地坐着,问一句答一句。大姑给了我五毛钱,让我去买糖,并且说买的糖都归我和妹妹。我拿起钱就往外跑,几步就跑到东边与她家隔三四个门脸的烟酒糖茶专卖店,非常豪横地把钱往柜台上一拍,大声说:五毛钱的糖!

售货员笑着对我说,你大姑真疼你。他不慌不忙地在小盘秤上放上一个小平砣,又用食指不慌不忙地拨弄了一下秤杆尺上的滑砣,再不慌不忙地在托盘上交叉着铺两张草纸,一把一把地把糖放到上面,直到秤杆尺不高不低地翘起来,他用草纸把花花绿绿的糖块包成四四方方的一大包,又从两节柜台的缝隙里抽出线绳,不慌不忙地缠个十字花,再打个活结,手往柜台上斜着一扯,线绳

那年爬古楼

就断了。我心急得很,接过糖转身就跑,到家后像献宝似的递给大姑,大姑直接撕开纸包,抓一大把糖先给妹妹,说,吃吧,一会儿去爬古楼。

那次吃糖,我们俩不再像原来一样含着吃,而是直接嚼着吃了。

大姑说她有活要干,走不开,让大姑父带着我和妹妹去爬古楼。我们俩牵着手,紧紧跟在大姑父后面。几步就到古楼了,我们从南大门东侧的小门进去,顺着台阶往上爬。人很多,大姑父怕我跟丢了,一手一个拉着我们俩。到了二楼,一到围墙边,我马上就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一条大街直通远处的东昌湖,结冰的湖水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街道两边,是一排排的房屋,鳞次栉比,横竖整齐,就像是棋盘。只是很快我们就被挤到一边去了。在二楼的一个角落里,我突然看到了一尊石像。当时就感觉她是活的,你看着她,她也看着你,微笑着,似乎在向你走来。我不敢动,也不敢呼吸,就直瞪瞪地看着她,看两眼,又赶紧把目光移开。大姑父喊,发什么愣呢?上三楼了。

我指着那石像说,她是活的!

大姑父一看就笑了,说,那是观音菩萨像,石头的。

我又偷偷回头看她一眼,发现她还

是要向我走过来的样子。我转过身,泥鳅一般钻过人群,往三楼爬去。三楼的楼梯变窄了,也变陡了。等爬上三楼,满眼除了人还是人。大姑父好不容易才找到我,说,赶紧上四楼。说着,把我和妹妹往前一塞,我们俩就被挟裹着往上走了。

四楼的楼梯更陡、更窄,我和妹妹很快就被挤散了。我觉得双脚都离开地了,前后左右都是人。脚不沾地让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拼命挣扎,甚至扑打周围的人,可是没有人理我。忽然,我听到了妹妹尖锐的哭声,可是我却动不了。稀里糊涂,我的脚着地了,我也上到四楼了,赶紧挤来挤去,找到被吓哭的妹妹。等我们俩又被挤到三楼时,大姑父问,上面有什么?

人。

还有什么?

还有房顶上的画。

什么画?

我摇摇头。我说不上来那是什么画,只记得颜色鲜艳。

回到家,听说妹妹都被挤哭了,大姑笑了,把剩下的糖给我们俩平分了,分完,又从我这一堆里抓了一把放在妹妹那一堆里,说,吃吧,吃了压压惊。

(有些文字涉及方言,仅用其音)